

电影文学剧本·根据李宽定五卷本小说《女儿家》第二卷改编

# 良家妇女

李宽定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# 良家妇女

李宽定 著

(根据李宽定五卷本小说《女儿家》第二卷改编)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6 北京



## 内 容 说 明

本剧根据李宽定五卷本小说《女儿家》第二卷改编。

《良家妇女》描写全国解放前夕至解放初期黔北地区的风情民俗,通过一个“大媳妇小女婿”的故事,反映了封建婚姻和旧伦理观念对妇女的桎梏,对人性的摧残,也展示了新社会带给妇女的光明。

剧本人物生动,描写细腻,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,可读性强。

责任编辑:陈凯燕

封面设计:何 茜

## 良家妇女

---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787 × 1092毫米1/32 印张:3 插页:2 字数:59.000

1986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3 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:1006 1 · 503 定 价:0.80元

在我们中国，最可敬的是女子；  
最可悲的呢，也是女子。

---

唢呐声声。

易五娘家，好喜庆，好热闹。

“客来了，装烟倒茶——”随着这喊声，立刻就有客人挤进堂屋里来，向五娘道贺：“五娘，恭喜恭喜！”

“全靠亲亲戚戚帮忙！”

五娘这样说的时候，脸上笑着。但是呢，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，她的心里，好焦急。

外面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新媳妇儿来了——”堂屋里的人都慌忙跑了出去。

沟坎的那一头，娶亲的队伍，吹吹打打，已经过了小石桥，上了沟坎，远远地向易家山走来。

屋里的人都跑出来了，挤在阶沿上，站在晒坝里；连竹林下边的路上，都是人……

屋里，只剩下五娘和她年轻的侄儿李开炳，反倒静悄悄的了。

五娘：“开炳，你约的人呢？”

开炳：“姑妈，你别管，这事儿我包了！”

五娘的眼光，好忧郁：“你不要大意哟！伟伟他三哥成亲的时候，被人打了吐血。大家都在嘻

嘻哈哈地笑，图个喜庆，你知道是谁起心使劲打？吃了亏说不出口……”

开炳拍拍胸脯：“姑妈，有我在，保证谁也打不着表弟就是了！”

接花轿的人，已经拿着鞭炮，在易家祠堂前面的竹林边等着了。

沟坎的那一头，花轿抬上小石桥的时候，就响起了鞭炮声。

那边的鞭炮声一响，这边接花轿的人就赶忙把手中的鞭炮点响。长长的三串鞭炮，眨眼间也响了起来。

一大群孩子，在竹林下面的土里，争着抢着捡落下来的鞭炮。

大家都看花轿去了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在灶房里，五娘和令狐荣珍都好焦急！

令狐荣珍：“我到处都找了，没有。”

五娘：“这东西，跑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一阵鞭炮声和孩子的欢叫声传来，提醒了五娘。五娘恍然大悟，飞快地从后门跑了出去。

易家祠堂的前面，在竹林下面的土里，一群孩子争着抢落下来的鞭炮。

一个孩子，踩着易少伟的长衫后襟，把少伟绊了一跤，扑倒在沟里。少伟刚要爬起来，一个大炮仗落下来，少伟灵巧地捏熄了燃着的引线，拣起那个大炮仗，笑了。

少伟刚刚从沟里爬起来，就被五娘一把抓住手

臂，半拉半提地带走了。

五娘把少伟往前一推，顺手就把房间门闩了。又急又气，五娘揪住少伟的耳朵，骂道：“爹！小老子！你这才气人啊！早晨才给你换的新衣服，一转眼你就弄得泥一块水一块的……”

外边，唢呐声和鞭炮声响成了一片，花轿已经到了。

五娘骂着，朝少伟的屁股上就是一巴掌打去；打了，又怕少伟哭起来不吉利，慌忙一手捂住他的嘴，一手从柜子上掐下一块红糖来，塞进他的嘴里。

少伟的泪花儿吊在睫毛上，嘴里却嚼起红糖来了。

堂屋里，苗巧英扶着新媳妇儿余杏仙，已经在香火前站好了。杏仙的头上，遮着“盖头”。

开炳陪着少伟进了堂屋。

五娘一见少伟的身后，只有开炳一个人，眉心微微地一皱。

拜堂。

拜堂的时候，吃喜酒的人，朝前挤，都想挤到少伟的身边去。

开炳站在少伟的身后，护着少伟。

五娘的脸都白了，但是呢，却微微地笑着。她不断地看开炳。

开炳呢，却完全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见五娘看他，就拍拍胸脯，仿佛是说：这事算我的！你心好了！

拜完堂，还没有等司仪喊新郎新娘进洞房，吃喜酒的人就嘻嘻哈哈笑着，一涌而上。可是，开炳一弯腰，抱起少伟就跑。

人们的拳头，全都打在开炳的肩上、背上。

晒坝里，正在摆酒席。

五娘站在晒坝口。已经坐过了酒席的客人，来向她告辞。

开炳走过来，站在五娘的身后，等到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他才小声儿向五娘说：“姑妈，我要先走一步。”

五娘：“去茶馆听说书？”

开炳：“哪里！爹叫我先回去，家里有事。”

五娘看了看开炳：“打着你没有？”

开炳：“挨了几家伙！”

晚上，来看新娘子的人都去了。新房里，只剩下大嫂令狐荣珍陪着杏仙。杏仙坐在床上，低着头，垂着眼睑，显得很端庄，很文静。但是呢，从她的脸上看，却很稚气。毕竟，她才十六岁呀！

五娘端着五个红糖开水蛋进来。

杏仙慌忙站起来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小声儿喊了一声：“妈。”但却不伸出手去接碗，说是不饿，不想吃，吃不下。

五娘和大嫂，一边一个劝了好一阵，杏仙才把碗接过去，低着头，用筷子在碗里拨了半天，才勉强吃了半个鸡蛋，喝了两口汤，就把碗筷放下了。



五娘拨拨灯芯，在桌边坐下了。她悄悄地注视着儿媳妇；注视着儿媳妇的脚、腰、脸……

杏仙的脸，长得很好看，清清秀秀的象个大鸭梨，下巴尖尖的；疏淡的眉毛，弯弯的，细又长，象一钩新月；丹凤眼，睫毛好长，黑黑的——她仿佛知道五娘在看她。脸又红了，显得局促不安。她想抬起头来对婆婆笑笑，她真的抬起头来了，但是呢，却没有笑，只是偷偷儿地看了婆婆一眼，就赶忙又低下头去。

五娘陪着杏仙坐了一阵，才端了碗出去，把已经睡着的少伟抱了进来，轻轻地给杏仙放在床上。小声说：“夜深了，你睡了吧。”

五娘这样说了，想了想，又小声说道：“他要起夜，半夜你喊醒他。”

杏仙听着，脸飞红，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五娘出去之后，令狐荣珍也站了起来。她是五娘的堂侄媳妇，但比五娘大整整的十岁。她捏着杏仙的手，看看杏仙，又看看床上的少伟，小声地说：“妹子，早点睡。日子长远得很呢。男人要小一点儿才好，老话说，要得发，女大八。你和伟伟就正好。你把他带长大，他长大了不敢欺负你。过三五年他就长成大汉子了。”

杏仙听着，脸更红，仍是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令狐荣珍也走了。

外面是大月亮，亮得象大白天。听得见后檐沟里的蟋蟀一声声地叫，听得见亮石河边水车的咿咿呀呀的声音。



杏仙关了门，吹了灯，坐在床沿上。

小耗子出来了，顺着板壁脚跑了过去，咬门背后的新扫帚。扫帚是用高粱杆儿扎的。

杏仙用脚尖儿轻轻地跺跺地，小耗子就跑了。

杏仙做了新娘子，她好象有些怅惘，看看窗外，窗外亮亮的，月亮好圆。她又好象有些忧郁，看看床上的丈夫，丈夫睡着了，口涎从嘴角流了出来……

## 二

太阳在薄薄晨雾的后面，越发显得红艳。

易家山三面环山，中间高，两边低，远远地看去，象一尊叉腿而坐的胖头罗汉。

杏仙挑着柴，从山路上走来。

她脚下的竹子，依山而立；有的人家的房顶上，已经升起了炊烟。居中的易家祠堂，就在她的脚下。祠堂的前面，是一坝亮亮的水田。田间，好多雪白的鹭鸶：有的在田里走来走去；有的在田坎上，单脚落地，把头伸进翅膀底下打瞌睡。田坝的中间，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，那就是村里的人说的“沟坎”。沟坎上，几个挑着菜筐的女子，已经上了小石桥，就是上公路了。

亮石河就在公路的那一边。河边，那几架高大的水车，咿咿呀呀地唱着。

几只鸦鹊，“呷呷”地叫着，从杏仙的头上飞过去……

杏仙看着鸦鹊远远地飞去，忍不住小小声儿笑了起来。——她仿佛是在想着什么，但却突然间想

到了另外的一件好笑的事情，忍不住好笑，就笑了。

她刚一笑，就赶忙忍住了；悄悄儿地朝四边看了一眼，换了一个肩，就朝山下走去。

竹林下边的路上，少伟和几个孩子坐在地上，用黄泥做手枪。

杏仙拿着扁担和绳子，从房子后面走过来。她看见了少伟，就站住了，朝他喊了一声：“嗨！”

少伟回过头来，杏仙对他笑笑，点点头，他就赶忙跑过来了。

少伟：“姐姐，你喊我？”

杏仙：“你早晨换下来的衣服，我还没有洗哩，你身上的又脏了。人要爱好哇。你不爱好，我不喜欢你了。”

少伟听话得很，马上丢了手里的黄泥。

看到少伟丢了黄泥，杏仙就说：“你爱好，我喜欢你，明天早晨我去卖菜，给你买块锅粑糖。”

少伟笑着，拉着杏仙的手，跟着杏仙走了。

少伟：“姐姐，三舅娘来了。”

五娘陪着客人，在堂屋里坐着。

五娘：“……你回去，给二哥说一声，叫开炳下个赶场天来，帮我犁几天田。”

杏仙在灶房炒菜。

少伟抱着刚刚换下的衣服进来：“姐姐，放在哪里？”

杏仙：“泡在盆里。”

木盆里，泡着好多衣服。少伟把脏衣服按到水里去之后，就走到灶头边，揭开鼎罐的盖，往里看看，说：“姐姐，我要一根骨头。”

杏仙用手中的锅铲，指指堂屋，小声儿说：“有客，客人看见要笑的……”

少伟可不怕客人笑话。杏仙不给，他就自己伸手到鼎罐里去抓。杏仙急了，把手中的锅铲朝少伟打去。——她并不是真打他，她想吓吓他；但是呢，没想到锅铲上滚烫的油，甩出去，正好洒到少伟的手背上，烫得少伟惊叫了一声：“哎哟……”

五娘和客人闻声跑进灶房来。可是，少伟却把手藏在背后，一句话就帮杏仙遮盖了。他说：“……好香啊！”

晚上，在房间里，杏仙把少伟抱在怀里，用尿碱给少伟搽手，她轻轻地给他吹手，问他痛不痛。

少伟的手背上，烫了亮晶晶的一个泡，痛得他直皱眉，泪花儿吊在睫毛上，但却说不痛。

杏仙看着少伟，眼里也含着泪花儿。她把脸贴着少伟的脸，在他的耳边，小小声儿地喊着：“弟兄，弟兄……”

早晨，在山林边的草坪上，苗巧英正在和一群割草的孩子打“杈”。

杏仙背着草，顺着山林边走来。

巧英是一张娃娃脸，胖胖的，圆圆的，象个大



月亮；脸上还长着一层浅浅的绒毛。她把三根两尺长的小棍儿，上头并拢，下面分开，就从自己的背兜里抓出一大把草来，放在地上。那些孩子也从自己的背兜里抓出一大把草来，放在一起。有一个孩子手里的猪草少了，巧英嫌少，拦着不让他往草堆里放。

那孩子：“我输完了……”

巧英：“输完了去割！”

孩子：“我玩了这一回，就去割。”

巧英：“你让我跨个‘尿山’，我就让你来。”

那孩子真地蹲下去，巧英也真地抬起腿来，从那孩子的头上跨过去了，才让那孩子把手里的草放到草堆里。

杏仙站在一笼马桑的后边，捂住嘴笑。

巧英和那群孩子一起，把手里的镰刀摔出去，然后呢，各自站在自己的镰刀落地的地方，按远先后，把自己的镰刀摔回来，打那“杈”。巧英的镰刀把立在地上的那三根小棍儿打倒了，就好欢喜，哈哈笑着，把地上的那堆草，抱进自己的背兜里去了。

杏仙看着，忍不住笑出声儿来了。

巧英跑过来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杏仙用指头刮刮脸，羞巧英，说：“骗小孩儿的草，羞！”

“骗？你来，我和你倒打几‘杈’！”

巧英这样说着，一把揪住杏仙的衣袖，不放杏仙走。杏仙不打“杈”，巧英不放她走。杏仙挣不

脱身，只好和巧英玩了一阵。结果，巧英满满的一背兜草，输了个精光。

杏仙赢了，光是笑，却不要赢来的那些草，背着自己的草抢先跑了。

那些草是巧英输的，输了就输了，她也不要，背着个空背兜自己又割去了。她回过头来对那群孩子说：“鸡公鸡母叫，自己抓到自己要。”

不等巧英的话说完，那群孩子就一拥而上，把那堆草抢光了。

杏仙提着空背兜走进灶房来，少伟就赶忙抢着去给她打洗脸水。

五娘放下手里的麻线，把煨在灶上的菜碗端到桌上摆好。

吃饭的时候，五娘用汤匙舀起鸡蛋倒进杏仙的碗里。杏仙笑笑，等五娘转身去舀饭的时候，她就飞快地把饭碗里的鸡蛋，全拨到少伟的饭碗里去了。

五娘：“我已经带信到李子坪去了，叫你炳哥赶场天来，帮我们把秧地犁了。趁这几天不忙，吃完饭，你就收拾好回余家湾去玩几天，赶场天回来。”

杏仙好欢喜：“妈！”

少伟：“我也要去！”

五娘：“路上不许耍赖。”

少伟：“我自己走！”

幽静的山路上，杏仙提着一包东西，在前面慢慢悠悠地走；少伟在后面跟着，两个人之间，相隔

不过三十步，但是，少伟在后面追，却追不上。追不上就要赖皮，少伟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不肯走。少伟不走，杏仙就站住哄他：她指着前面路边的那棵大柏树，说：

“嗨！你看前头那棵大柏香树上，好大一个鸦鹊窝呀！你快点儿来，走拢那棵柏香底下，我就背你。”

少伟信以为真，赶忙跑上来。

可是，不等走拢那棵大柏树下，杏仙又指着前面的那另外的一棵什么树，说道：“喂，哟！你快看！”

少伟：“看什么？”

杏仙：“你看前面那棵树上，有只长尾巴画眉。”

少伟：“哪里？”

杏仙：“那里。”

少伟：“我看不见。”

杏仙：“你快点走，走近一点儿就看见了。”

少伟只看见前面有好多树，却老看不见长尾巴的画眉，走过了那棵大柏树，他也不知道。

杏仙悄悄儿地回头看看，易家山已经远了，看不清了，她才蹲下去，说：“长尾巴的画眉飞了。来，我背你。”

长长的山路上，杏仙背着少伟，一边悠闲地走，一边悄悄儿地说：“弟兄，现在你走不动，我背你；以后，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怎么办？”

少伟：“我又背你。”

杏仙：“你不怕人家笑话你？”

少伟：“我不怕！”

杏仙：“这才有良心！弟兄乖！”

杏仙这样说着，站住了，把脸从肩上掉过来；少伟就赶忙把脸凑上去，让杏仙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，才又往前走去。

杏仙背着少伟，从小溪里的跳蹬上走过去。

杏仙：“弟兄，你长大了做什么？”

少伟：“做大官。”

杏仙：“我不喜欢。陈士美就是做了大官，良心才变坏的。你不要做大官。”

少伟：“那……我做生意。”

杏仙：“我不喜欢。做生意的人，光是想赚钱，害人不害人他不管。你不要做生意。”

少伟：“姐姐教我。”

杏仙：“你长大了，要做个好人。”

少伟：“我长大了，做个好人。”

杏仙：“不说假话，不起心害人。”

少伟：“我不说假话，不起心害人。”

杏仙：“要有良心。”

少伟：“我长大了，和三哥一起上山去打五倍子，卖了钱，给姐姐做新衣服。”

杏仙：“还有呢？”

少伟：“给妈妈做羊皮袄。”

杏仙：“先给谁做？”

少伟：“先给姐姐做。”

杏仙：“我不穿。”

少伟：“先给妈妈做。”



杏仙：“这才有孝心啦！弟儿乖！”

杏仙这样说了，站住了，掉过脸来在少伟的脸上又亲了一下。

杏仙背着少伟，走进了一片葱郁的竹林。

杏仙：“爹死得早，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好不容易。你要好生记住。”

少伟：“我好生记住……”

少伟这样说了，突然间叫唤起来：“……喂哟，姐姐，你看！好多笋呀！”

竹林里，好多毛绒绒的笋。

### 三

毛绒绒的笋。

一盏油灯，放在堂屋的大方桌上。少伟在灯下用旧皮纸包课本。

堂屋的中间，地上堆了好多笋。杏仙、五娘和开炳在剥笋壳。

巧英推门进来，站在一边哈哈地笑。

五娘：“背时的，你笑什么？”

巧英：“我笑……大嫂看见你们剥笋，赶忙打着火把到园子里办菜；明天，赶场的钱全都跑到你们荷包里来了！”

杏仙：“三嫂，你明天不去赶场？”

巧英：“你是不是想请我吃碗抄手儿？”

巧英说了，就哈哈地笑着，跑出门去了。

第二天，杏仙听到喊声，挑着菜筐走出门去的

时候，巧英已经收拾打扮好，站在竹林下面的路上等着她了。

公路上，赶场的人，背着猪娃，拉着山羊，提着鸡蛋，用箴绳抬着肥猪……

巧英在河边取了几桠棕叶子，追了上来。她追上杏仙和令狐荣珍。她跟在杏仙和令狐荣珍的后边，悠闲地走着，哈哈地笑。她看令狐荣珍那一双大脚，嘲笑令狐荣珍走路象打夯。她看杏仙那纤细的腰，笑话杏仙走路象在水上漂。她嘴里不停地拿令狐荣珍和杏仙取笑，但是呢，手里却没有闲着，用棕叶子编着一些很精巧的小玩意：公鸡、花钵、虾子、螳螂、油蚱蜢……

开炳的肩上扛着少伟，远远地跟在那三妯娌的后面，逗着少伟。

开炳：“赶场、赶场，赶他妈的王家场：不杀猪，不杀羊，杀个耗儿过端阳……”

少伟骑在开炳的肩上，哈哈地笑。

顶山城里，窄窄的街道上，人头攒动。

开炳和少伟不卖什么，也不买什么，他们是来看热闹的。他们什么都看：鞋匠上楦头；箍桶匠箍大木盆；就是两个女子吵架，他们也要看一阵。只要哪里围了一堆人，他们就要挤进去看看。

在一家小茶馆门口的小摊儿上，开炳给少伟买了一根芝麻糖。

开炳：“喂哟！精彩！”